



##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5月4日)

### 1、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拜登的政策为美中战略竞争奠定基础

4月27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发布清华大学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R. Greenberg）荣誉主任韩磊（Paul Haenle）的文章《为美中战略竞争奠定基础》。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并没有恢复对华接触政策的意愿，而是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希望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来消除中方日益增长的“美国在衰落”的看法。尽管拜登曾表示要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但他依然选择包括国防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在内的联邦部门和机构内进行全面的战略审查。这是因为基于两党在维持对华竞争方面的广泛共识，拜登政府如果大量取消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则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此外，拜登政府还试图在改变以往竞争性和对抗性言论的同时，将中美关系朝着更加微妙的制度框架竞争转变。文章最后强调，尽管拜登对华战略的大致轮廓已经显现，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包括如何在推进结构性贸易和经济问题谈判的同时不造成破坏性脱钩等，对这类问题的平衡将决定未来中美关系的

走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04/27/setting-table-for-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pub-84378>

撰稿人：黄婷

## 2、《报业辛迪加》刊文分析拜登的前 100 天政策

4月30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布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的文章《拜登的前一百天》。文章认为，美国总统无法控制他们所处的环境，虽然拜登总统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但他也无法摆脱“特朗普主义”的影响。上任迄今，拜登最大的成就是扩大了新冠疫苗的供应并加快了国内免疫的速度。拜登不同于特朗普的地方在于，拜登使美国移民人数激增；拜登拥护多边主义，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并试图重启伊核谈判；拜登以人权为核心，恢复传统盟友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拜登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的连续性。第一，坚持从阿富汗撤军，只比特朗普的承诺晚了四个月；第二，一直在南海、新疆和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第三，对华贸易政策缺乏主动性；第四，在新冠疫苗共享问题上坚持“美国优先”的原则。文章最后强调，包括“美国优先”在内的特朗普主义仍会导致美国两极分化、国会分歧均等化延续下去，拜登的外交政策回旋余地有限。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biden-hundred-d>

ays-foreign-policy-continuity-with-trump-by-richard-haass-2021-04

撰稿人：黄婷

### 3、皇研所：拜登雄心勃勃，但权衡不可避免

4月29日，皇研所发布美国和美洲项目主任莱斯利·温雅姆里（Leslie Vinjamuri）的文章《拜登雄心勃勃，但权衡不可避免》。文章指出，上任百日，拜登就完成了2.3亿剂的疫苗交付，使美国成为跨大西洋地区首个从疫情中逐渐恢复的国家，预期2021年经济增长达6%，有望极大改变美国的经济和社会格局。拜登在下一阶段将证明其能否兑现“中产阶级外交”承诺。在外交方面，拜登很可能采取较克制的手段，但仍将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拥护自由主义价值观。在其它方面，美国政府表示，除非人权能与关键的国家安全事项结合，否则人权很难推动外交议程。在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美国希望调整外交政策，阿富汗撤军就是一大例证。拜登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这将使拥抱人权、民主和自由价值观远非易事。外交政策上的取舍不可避免，对大国来说尤为如此。大国在国内受到重大制约，因此更应学会在紧张局势中权衡利弊。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4/biden-shows-huge-ambition-trade-offs-are-inevitable>

撰稿人：李星原

#### 4、《外交事务》杂志：推行小边主义的理由

4月29日，《外交事务杂志》发表学者杰里德·科恩（Jared Cohen）和理查·方丹（Richard Fontaine）题为《推行微多边主义（Microlateralism）的理由》的文章。文章指出，拜登政府比前任更加注重多边合作政策。为了绕开现有国际机制的缺陷，新政府提出了很多新的架构，如“技术12国”（T-12）、“民主10国”（D-10），就不同的议题形成主要国家的合作。但是作者建议，应当更加重视小国在多边合作中的作用，呼吁小国领导、大国参与的“微多边主义”。历史上小国多次在大国对抗困局中主导推动世界和平进程，如今也在线上反恐、应对疫情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借助自身优势发挥重要作用。作者建议，拜登政府应鼓励“微多边”联盟发挥积极作用并参与其中，以数字问题、巴以和平进程等方面为切入点，专注于一定时期内的特定问题解决，将能收获高出这些小国影响力多倍的良好效果。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21-04-29/case-microlateralism>

撰稿人：张琳菲

#### 5、《国家利益》刊文分析重新定位美俄关系的四个战略重点

5月2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华盛顿智库“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y）研究员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 的文章《拜登应与俄罗斯达成的四个战略重点》。文章认为，拜登可以在今年 6 月可能在第三国举行的美俄峰会就四个战略方向重新定位美俄关系。第一，调整对美俄峰会的预期，优先展开常规且有效的沟通，就摩擦问题进行切实谈判；第二，降低美俄陷入军事冲突的概率，尝试重返《开放天空条约》，结束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避开俄罗斯在东欧尤其是乌克兰发生冲突；第三，改善美俄关系，避免过度使用制裁；第四，鉴于美俄两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拥核国家，和平必须是战略制定的首要目标。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four-pivots-joe-biden-should-make-russia-184085>

撰稿人：蔡依航

## 6、《国家利益》刊文分析中俄协调遏制美国的可能

5 月 1 日，《国家利益》网站发布其国家安全记者马克·埃皮斯科波斯（Mark Episkopos）的文章《拜登是否推动中俄关系趋于紧密？》。文章指出，4 月 28 日拜登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始终以普遍主义的认识为基础，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认为美国的职责即是发动并赢取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讲话中，拜登进一步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将对俄制裁视为适当之举。对此，中俄皆对拜登政府的施压采取了态度强硬的单边反制措施。文章强调，更大的战略威胁在于中俄可能会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问题上互为支持，共同对抗来自美国的挑战甚至

遏制西方。尽管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抽象的道义层面而不涉及正式的军事同盟，但美国仍不能轻视中美俄战略三角下潜藏的地缘政治风险。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biden-pushing-russia-and-china-closer-together-184224>

撰稿人：蔡依航

## 7、《外交家》：中印斯里兰卡三角的经济学

5月1日，《外交家》杂志发表学者乌麦什·莫拉穆达利（Umesh Moramudali）题为《中印斯里兰卡三角的经济学》的文章。文章指出，斯里兰卡正在努力平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影响。斯里兰卡与新兴的全球强国，中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当前，斯里兰卡经济正在努力应对国家内部所面临得经济问题。一方面，由于外币流入不足，斯里兰卡正在努力偿还外债。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的流行且情况进一步恶化，旅游业收入也遭受重创，进而减少斯里兰卡的主要外币流入。到目前为止，斯里兰卡仍过度依赖中国来解决其经济外部问题，从而与印度的经济关系停滞不前。同时，斯里兰卡政府也试图不激怒印度，与印度保持友好的邻国关系。在这种背景下，斯里兰卡现正寻求在中国，印度和国内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平衡，同时一直在努力使该国免于潜在的经济危机。就目前情况来看，斯里兰卡政府面临的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5/the-economics-of-the-china-in-dia-sri-lanka-triangle/>

撰稿人：张琳菲

## 8、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气候协定的成功与失败

4月29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发了其研究员林赛·梅兹兰（Lindsay Maizland）的研究报告《全球气候协定：成功与失败》。报告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各国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展开了一系列谈判，并达成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重要协议。虽然在承诺减缓全球变暖方面达成了普遍共识，但各国政府在最大责任国和减排目标设定方面存在较大分歧。在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责任的争论中，《京都议定书》只要求发达国家减少排放，而《巴黎气候协定》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呼吁所有国家都应制定减排目标。报告认为，仅《巴黎气候协定》并不能有效减缓全球变暖，可以建立一个气候俱乐部，或者制定适用于特定行业减排的新条约作为《巴黎气候协定》的补充。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paris-global-climate-change-agreements>

撰稿人：郑乐锋

## 9、大西洋理事会刊文分析如何解决国家人工智能政策盲点

4月29日，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网站刊发了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索拉布·米什拉（Saurabh Mishra）、经合组织人工智能工作组主席基思·斯特里尔（Keith Strie）文章《计算取胜：解决威胁国家人工智能雄心的政策盲点》。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引发全球竞争和经济增长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并且在未来十年内，人工智能将会产生数万亿美元的新价值。从2017年6月到2020年12月，全球已经有60多个国家制定并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但其中许多战略只是空想，不够详细也无法付诸实践。目前，各国在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时，相关政策过分集中于数据和算法，然而却忽略了良好的数据、广泛可接受的衡量标准以及人工智能计算能力与有效利用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战略的完备程度预示着该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能力。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必须衡量国内人工智能的计算能力、思考如何有效使用以及如何以一种有弹性的方式推进构建人工智能发展所需的计算基础设施。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computing-to-win-addressing-the-policy-blind-spot-that-threatens-national-ai-ambitions/>

撰稿人：郑乐锋

## **10、CISS：中国新空间站是实现更大雄心的垫脚石**

4月29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



布对高级研究员福纳乐（**Matthew P. Funaiole**）、副研究员布赖恩·哈特（**Brian Hart**）的访谈记录《中国新空间站是实现更大雄心的垫脚石》。两位学者指出，中国空间站（**CSS**）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领先技术大国的地位，也将成为实现其未来太空雄心的垫脚石。在此基础上，中国得以多次发射载人和执行无人补给任务，为中国宇航员提供前所未有的在太空持续工作的机会。空间站还为中国在微重力环境下进行科学实验提供了平台，中国打破了被排除在国际空间站之外的现状，将有能力独立进行持续的空间科学研究。空间站的计划使用寿命至少为 10 年，它将作为中国科技实力的有力象征，在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屹立不倒。中国致力于成为一个主要的太空大国，并表示中国的太空活动将“维护国家权益，增强综合实力”。习近平主席经常强调航天的重要性，指出“航天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将在太空经历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如果国际空间站按照目前的计划在 2024 年左右退役，中国空间站可能成为地球外唯一存在的人类空间站。北京可以利用这一点作为其外交优势，在后国际空间站时代，令其他寻求在太空进行科学研究和实验的国家求助于中国。中俄签署建设国际月球科学研究站的合作协议表明中国正将俄罗斯更深地推向中国地缘政治轨道。中国在太空领域持续不断的努力体现出中国对自己在太空领域的角色越来越有信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new-space-station-stepping>

-stone-achieving-broader-ambitions

撰稿人：李星原

撰稿人：蔡依航、郑乐锋、黄婷、李星原、张琳菲

审稿人：朱荣生、许馨匀